

記清  
農代刊筆

虞初新志

張潮著

四

卷之三

七言律詩

七言絕句

虞初新志卷十七

清新安張湖山來輯

紀袁樞遇仙始末

毛際可會侯

康熙庚辰正月廿六。錢塘岸生袁樞。字惠中。夢一長髯頌白者。自稱崆峒道人。邀以入山。修煉三載。可證仙籍。且戒其弗洩。既寤。即與同人言及之。次夕復入夢。云再洩吾言。當令汝啞。晨起。若有人促之行。至一畝田。果見所夢道人。拉之同往。倏忽已至關外。樞以親老固辭。道人投藥一丸。恍然入腹。遂不能言。遇友引歸。舉家惶怖。中丞張公廉得之。知為觀風所拔。士詢其始末。樞具以筆對。憐其貧。捐奉十金與之。遂下有司捕獲。大索十日。不得。其父具呈乞移咨江西天師府。七月十七日。方得天師移覆。外給治啞符二道。並仰浙江杭州府城隍司公文。中丞公亟傳樞。親費公文。詣廟焚之。歸即先吞一符。覺遍體煩憊。骨節有聲。夜夢一人。手持城隍諭單。上書廿六日于堂。傳袁生員面諭。至期。復夢其引入神署。燭光中。見神冠服危坐曰。已遣金甲神往。請真人矣。少頃。見道人偕金甲神至。城隍延之賓坐。道人向樞曰。因汝有厄。故罰啞一年。城隍曰。天師文內。令其能言。若仍啞。何以復命。道人曰。既天師傳命。不滿一

年亦宜半載為期。然此後仍當慎言耳。遂命之歸。至廿八日。又召一符。以天師符內。囑。間七日再服故也。八月初一日。子時夢人令其發聲。即語言如常。屈指。果及半載。赴戰門謝中丞。公曰。天師來札云。為汝建壇作法。鍊一金甲神來。三日有驗。今信然矣。其事頗涉怪。為儒者所不道。然昔人謂城隍之神。與山川社稷壇等。歲時致祀。以示國家懷柔百神之意。不必實有其人也。乃袍服酬對。與人世達官無異。又世外仙人。惝恍難信。而樞親見之于城市中。城隍目為真人。必非妖魅可托。至天師爵秩相承。數千年來自沫泗外。鮮與比盛。今以其移覆中丞公書觀之。則封號亦不為倖致也。然非中丞公重士恤灾。委曲救援。亦安能使天師建醮遣神。若是哉。又樞語余云。方啞時。友人母病。意中欲有所叩。忽信筆書云。丁丑丁丑。二人相守。玉兔東昇。大家撒手。其母至丁丑日丑時而歿。至今不知其所以然也。尤足詫異云。

張山來曰。天師有如此法力。其世襲也。固宜。

### 閔孝子傳

閔孝子者。湖州之南鎮人。年四十餘。種田為業。少未嘗讀書。性粗慧。不愜于族里。屋數間。阡陌相望。晨夕率妻子奉若父。唯謹。父為老諸生。年七十入二。尋病醫藥不效。

吳書介茲

日益篤。孝子憂之。族里咸勸孝子急治具。不聽。妻亦勸。不聽。一日父病霍然。又數日受杖履矣。慰問者欲得其故。孝子作謾語笑謝之。人以孝子粗鄙莫之畢究。其妻亦謂得秘藥活之耳。旬日孝子如罹重疾。臥牀第呻吟不止。狀甚苦。妻曰。若何為者。翁前病誠當憂。今病日起。憂何為者。孝子唯唯呻吟不止。如故。妻復曰。若亦病耶。呻吟何為者。孝子唯唯復呻吟不止。如故。妻以為真得疾。秘不以示。亦以乃翁病新愈。懼貽乃翁憂。一日晨起猝見其捫心難堪狀。妻益疑。因伺其寐。發所捫處。脉之。見創大驚。促之曰。若何為者。孝子不能隱。徐曰。予人子不忍父病之。不可救也。常聞人言。親不可藥救者。得子心片許。雜餵粥服之可救。某日因禱土神前。願剖心活吾父。夜半。吾父呼飲時。予引刀刺胸。出心割若許。納飲中以進。不意吾父果霍然也。當刺胸時。不甚楚。割畢創即歛好。如未刺時。今始不復忍。宜秘若勿語。其妻哀且聞傷心恐死。亟白之。鑿鑿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藥。妻長跪泣請鑿不可却。妄出藥塗之去。言必死。妻亦以為必死。泣相向。詰朝。藥忽迸落。創痕俱失。所在矣。妻喜出望外。促孝子詣鑿報謝。鑿復錯愕曰。吁。是顧安所得活。殆有異。鑿即里中人。為偏聞之。里中人美其里有孝子也。具聞之。郡邑大夫上其事。大中丞。且為孝子旌門焉。

旌門日。惟其父。挾立間左。郡邑大夫讓孝子出。云先二日已逸去。或曰。孝子終粗獷人也。顧安從知接見郡邑大夫禮。甲辰春。予遊姑蘇。同舟人有從南鎮來者。為予言。若此惜未詳其名。外史氏曰。刲股療親。古不深許。矧割心者哉。然孝子故粗獷。能篤所親。至不計其生。又旌門日。先期逸去。不欲以孝名。尚得謂粗獷哉。今世之不粗獷者。大率全軀保妻子。精于自為者也。拔一毛以利君親。有所不為。若孝子者。可以風矣。

張山來曰。割肝割股。世多有之。今割心尤奇孝也。子夏有言。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其閔孝子之謂耶。

人觚

鈕 紫玉樵

熊公廷弼。當督學江南時。試卷皆親自批閱。閱則連長几於中堂。鱗攤諸卷於上。左右置酒一壘。劍一口。手操不律。一日數行。每得佳篇。輒浮大白。用誌賞心之快。遇荒繆者。則舞劍一迴。以抒其鬱。凡有雋才宿學。甄拔無遺。吾吳馮夢龍。亦其門下士也。夢龍文多遊戲。挂枝兒小曲。與葉子新闢譜。皆其所撰。浮薄子弟。靡然傾動。至有覆家破產者。其父兄羣起訐之事。不可解。適熊公在告。夢龍泛舟西江。求解於熊。相見

之頃。熊忽問曰。海內咸傳。馮生挂枝兒。曲曾撝一二冊。以惠老夫乎。馮踴躇不敢置對。唯唯引咎。因致千里求援之意。熊曰。此易事。毋足慮也。我且飯子。徐為子籌之。須臾。供枯魚焦腐二簋。粟飯一盂。馮下箸有難色。熊曰。晨選嘉肴。夕謀精粲。吳下諸生。大抵皆然。似此草具。當非所以待予。然丈夫處世。不應於飲食。求工能飽餐。麤糲者。真英雄耳。熊遂大恣。咄嗟飯七餘而已。熊起入內。良久始出。曰。我有書一函。便道可致我故人。母忘也。求援之事。並無所答。而手挾一冬瓜為贈。瓜重數十斤。馮偃僂祗受。然意甚怏怏。且力不能勝。未及舟。即委瓜於地。鼓棹而去。行數日。泊一巨鎮。熊故人之居在焉。書投未幾。主人即躬謁馮。延至其家。華筵奇蔬。妙妓清歌。咄嗟而辦。席罷。主人揖馮曰。先生文章震煥。才辨珠流。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願言觀止。今幸親降玉趾。是天假鄙人以納履之緣也。但念吳頭楚尾。雲樹為遙。荆柴陋宇。豈足羈長者車轍哉。敬備不腆。以犒從者。先生其毋辭。馮不解其故。婉謝以別。則白金三百。蚕昇。致舟中矣。抵家後。熊飛書。當路而被訐之事。已釋。蓋熊公固心愛猶龍。予惜其露才炫名。故示菲薄而行李之窮。則假途以厚濟之。怨謗之集。則移書以潛消之。英豪舉動。其不令人易測如此。

張山來曰。使我為猶龍子。則竟作求解桂枝兒矣。

泉州府同安之廈門。前朝中左所地也。順治初。為海寇鄭錦所據。壬辰我師進剿鄭寇。大俘子女而還。有騎士挾一婦人於馬上過。同安東關。婦見道旁有井。給騎士下馬小遺。即躍入井。騎士窺井。大怒。連發三矢。中婦肩而去。越十日。有村民薛姓者。由村入城。行至半途。天甫向曉。忽於煙霧中。見一婦人。韶年麗容。身衣碧色短襦。腰繫淡黃裙。雙趾纖細。文履高屐。迎前泣告曰。妾乃廈門難婦王氏也。夫死于兵。而妾被掠。矢志不辱。投身東關道傍之井。聞君夙有高義。幸出我於井。拔箭斂尸。埋棺井側。妾當隨事默祐。以報君德。薛應曰諾。婦忽不見。是日薛適有事於縣。如意而出。因於東關住。求井。婦宛然在焉。偶遇博場。薛欲驗婦語。遂入場下。采復獲。大勝囊錢還家。與子弟話其事。即以錢買棺。約子弟同至井所。出婦尸。顏貌如生。為之拔箭。整衣履。殯而埋之。其地去井丈餘。前臨大道。又月餘。薛夢婦拜謝而言曰。妾荷君之義。幸獲安葬。妾身雖朽。而妾心之感君者。不朽也。陰府憫妾之節。命妾香火於此。君若為妾立尺五之廟。則妾之報君。當不止曩昔矣。惟君終始之薛覺而驚異。次日昇蓮碑土。築成小廟。並以辦香酬賽。自後舉家安順。事事獲濟。遠近競相傳說。不數年。紳士商

民各致錢鏹。大起神宇。丹碧輪煥。而肖像於中。題其額曰。玉義娘廟。入廟莊誠有禱輒應。遇衣冠不潔。或出穢亵語者。立致譴責。以是土人及往來之客。益加敬畏。焚叩駢集。至今不衰。

張山來曰。節烈止為一家之事耳。陰府猶重之。若此矧為臣而殉國者乎。

事軒

鈕 琦玉樵

會稽東南有山曰平水。康熙初樵人經其下。見一大蛇如蟒。蜿蜒澗泥內。久之塗附其身。樵人釋擔而觀。澗旁有洞。蛇曳泥而入。樵以泥封洞以歸。遂不能言。與人酬對。唯張手作狀而已。如是者三年。復過前遇蛇處。陰雲乍合。雷雨驟至。霹靂一聲。有龍從洞中出。騰空而去。樵人不禁大呼曰。向我卷舌不能出聲者。正此物為之也。於是能言如初。

張山來曰。白龍魚服。自當致困。今此龍乃咎樵而啞之。殊非理也。

荊州馬洋潭有黃姓者。樸老而鰥獨。為鄉塾師。一女名嗣姑。生有慧質。幼在塾。隨父讀書。年十四。自繡白衣大士。懸之室中。禮供甚虔。一夕忽夢大士呼而詰之曰。汝父固鄉里善人。數宜有子。其奈年老何。我欲以汝予之。因徧撫其體。咬以紅丸。甫下嚥。

覺有熱氣如火。從胸臆下達兩股間。迷眩者七日。斂然而起。則已化為男子矣。先是翁以嗣姑許字同里譚姓。因往告以比異。譚怒詫其妄。鳴於官。質驗果真。乃解婚。四方觀者雲集。康熙丙辰初夏。渭川孫靜菴適過其地。亦造門請見。嗣姑冠履出迎。黛粉之痕未消。瑱猶在耳也。孫有句云。夢中變化真奇創。紅顏忽作男兒相。卸卻羅衫蝴蝶裙。博帶寬衣相揖讓。見人低首尚含羞。珠環小髻鳥蠻樣。

張山來曰。男女幻化。史家謂之人妖。今觀此。則正所以獎善也。

蒲州于孝廉。有愛姬曰紅桃。美容止善談謔。尤擅名琵琶。北地閨闥。多嫋此技。而紅桃織指嬌喉。攏絃叶曲。其調與衆絕異。故才一發聲。聞者即知為于家琵琶也。崇禎末。閹寇所至。蹂躪河汾間。罹禍尤酷。孝廉被執。閹帥將殺之。牛金星見其年韶質秀且。已登科第。為子師而免。紅桃亦於此散失。不知所往。孝廉從金星於軍。數月後。館之晉王府中。晉府初經兵變。雖重樓疊閣。而棟折垣頽。金粉凋落。沼荒林敗。竹柏傾欹。孝廉於最後之宮。置一榻焉。妖狐晝嘯於庭。奇鬼宵窺於牖。詭形怪響。百態千聲。孝廉斯時。雖偷息人間。實同冥域。而心念紅桃。如醉如癡。一切可憎可怖之境。翻置度外矣。又踰一載。閹兵進逼京師。列營保定城北。序屆殘冬。雲烟叢集。孝廉與牛子

共一行帳。薄暮雪下愈密。二鼓初報。孝廉啟帳。小遺四望。皎然隱隱。聞琵琶聲。觸其風好。遂跣足踏雪。潛行求之。越數十行帳。獨一帳有燈。聲從帳出。俯而聽。是耳所素熟者。大慟。一聲。身仆深雪。不能起。帳中人疑其奸細。綑縛入帳。識為金星西席。乃釋而詢其故。孝廉曰。家有小姬。素善琵琶。兵間散去。已逾二載。願見之。私雖寐不忘。今宵萬籟俱寂。清調遠聞。恍出吾姬之手。不勝悲痛。干觸麾下。疎狂之咎。尚期宥之。帳中人亦豪者。慨焉出。姬相見。果紅桃也。乃復行酒。列炙。俾孝廉與姬歡飲。達旦。明日言於金星。以紅桃歸孝廉。仍遣二騎送回蒲州。孝廉入。本朝以揚州通判終。

張山來曰。孝廉之念舊。帳中人之還姬。均足千古。

徐州李蟠。以文望雄於鄉。跌宕自喜。其家去州城一二里。有趙翁者。所居之村。與李村相望。晨夕往來。無間也。趙翁頗饒於貨。小築數十楹。外周以垣。中分兩院。而空其中半。欄檻曲折。花木幽深。忽一日。有美髯老人。從空屋中曳杖而出。自號豹仙。顏如童孺。衣冠甚古。長揖趙翁。偕入其室。則屏幃之麗。几案之精。皆非素有。翁顧視駭愕。豹仙曰。老夫生無氏族。居無井里所至之地。安即為鄉。昨從天目天台。渡江而北。遍訪幽棲。曾無惬意。適見君子閒館。絕遠囂塵。暫賴妻婢於此。當圖留珠之報。用酬割宅。

之恩幸無訝也。言未既，美姬漸次出見，焚香於爐，盞茗於盤，更侍遞進，光艷照座。豹仙笑指諸姬曰：「此皆老夫養生之具矣。」趙翁告退，念其禮意既殷，談論復雅，頓忘怪異，轉與親暱。暇則輒相遇從。豹仙自言得道漢時，市朝屢變，轉瞬間不覺千有餘歲。賴有狐氏八仙從侍巾拂紅粉四班，命曰陰獵。踰月則遣一班於三百里外，媚人取精，挹彼注茲，合同而化。運之以氣，葆之以神，延生之術，實由於此。趙翁度其心能前知，因叩以吉凶禍福，無不奇中。驚傳鄉曲，咸以真仙奉之。蟠獨不信，一夕痛飲極醉，直造豹所，大呼妖獸數其惑衆之罪。豹則蚤已避去其室，聞如而蟠仍毒誓不止也。趙翁隔院聞其聲，亟往諄勸，令僕夫乘月扶歸。明日豹仙復見趙翁曰：「吾友無狀，深獲罪於老仙，醉人當怒，幸無較焉。」豹仙曰：「此君天祿甚高，老夫輩法當退遜，計其年滿三十，當魁天下。四十六歲位至三公。但其生平有二隱事，實傷隱德，致干天罰。且性近鬼躁，功名雖顯，不免淹阻，或至遷謫。若老夫則跡本萍浮，呼當馬應，既被譴驅，無庸留滯矣。辭別出門，有頃過覘其居，鳥語在簷，落紅滿地，依然一空院也。他日趙以二隱事詢李，李嘿而不悅，似有悔咎之色。康熙丁丑，蟠果狀元及第，尋以事去官。張山來曰：八狐媚人取精，則豹仙非豹，直老龜耳。李公有如許膽識，其大魁也固。」

宜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即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因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等。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即出矣。鐘體泥封篆文。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與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霆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利啄聲甚急。啟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鍾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沈淪之厄。上帝救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報。念君志切鼎鑑。學於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閱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閱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一不足習。

也。展閱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嘆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畧，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為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颸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是不下一瞬。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謂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不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

喪天之術宜其于神怒遭冥誅也

張山來曰猿公既言用而不善適以戕生何徐君之不謹耶

順治十年三月龍谿老農黃中與其子小三操一小船往漳州東門貢糞泊船浦頭  
浦傍廁糞黃所買也父子飯畢入廁擔糞見遺有腰袱一具攜以回船解袱而觀內  
有白金六封黃謂其子曰此必上廁人所失者富貴之人必不親自腰纏若貧困之  
人則此銀即性命所係安可妄取我當待其人而還之小三大以為迂爭之不聽悻  
悻徑回龍谿黃以袱藏船尾約蒿坐侍良久遙見一人狂奔而來入則周視惶惶號  
慟情狀慘迫黃呼問故其人曰我父為山賊妄指現繫州獄昨造謁貴紳達情州守  
許以百二十金為酬今鬻田宅丐親友止得其半待州守許父保釋然後拮据全餽  
事乃得解故以銀袱纏腰入州因急欲如廁解袱置板心焦意亂結衣而出竟失此  
銀我死不足惜何以救我父之厄乎言訖淚如雨下黃細詢銀數與袱色俱符慰之  
曰銀固在也我待子久矣挈而授之封銀如故其人驚喜過望留一封謝黃黃曰使  
我有貪心寧肯辭六受一揮手使去是時船糞將滿而子久不至遂獨自刺船歸行  
至中途風雨驟作艤棹荒村之側村岸為雨所沖洗轟然而崩露見一甕錫灌其口

黃亦不知中有何物。但念取此可為儲米器。然重不能勝力舉。乃得至船須臾。雨霽風和。月懸柳外。數聲欸乃。夜半抵家。小三以前事告母。兩相怨詈。黃歸扣戶。皆不肯應。黃因詎云。我有寶甕在船。汝可出共舉之。子母驚起趨船。月光射甕頭如雪。手昇而上。鑿錫傾甕。果皆白錫。約有千金。黃愕然悟。蕉鹿之非夢矣。黃之鄰止隔葦牆。臥聽之。夫婦切切私語甚悉。明日以擅發私藏。首於官龍谿宰執黃庭訖。黃一無所諱。直陳還銀獲銀之由。宰曰。為善者食其報。此天賜也。豈他人所得而問乎。笞鄰釋黃。由是遷家入城。遂終享焉。

張山來曰。先王父亦有還金事。事載江南通志中。先君亦因行善事。媿我輩不能繼述。日趨貧困。唯有義命自安而已。

物觚

鈕 紫玉櫑

歲當夏秋之交。上嘗巡幸口外。康熙四十年七月。駕至索爾哈濟。有喇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上問此二物產於何地。頭人同奏生穹谷山中。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天顏大喜。賜以金而遣之。又駐蹕郭哈密圖七立。有索和諾蛇哈密獻麟草一方。奏云。此草產於鳴鹿山雷風嶺。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枝。必矣。下

月乃成。非遇聖朝不易呈瑞。

姑蘇金老貌甚樸而有刻棘鏤塵之巧。其最異者用桃核一枚雕為東坡遊舫。舫之形上穹下垣。前舒後奮。中則方倉四圍。左右各有花紋短窗二。可能開闔。啓窗而觀。一几三椅。巾袍而多鬚者為東坡。坐而倚窗外望。禪衣冠坐對東坡而俯於几者為佛印師。几上縱橫列三十二牌。若欲搜抹者然。少年隅坐橫洞簫而吹者則相從之客也。舫首童子一。旁置茶鑄。童子平頭短襦。右手執扇。偃而颺火。舫尾老翁。椎髻芒鞋。邪立搖櫓。外而柁鴛蓬纜之屬。無不具也。舷檻簷幕之形。無不周也。綱測其體。大不過兩指甲耳。康熙三十七年春。江南巡撫宋公家藏一器。左側窓敗。無有能修治者。聞金老名。贈銀十餅。使完之。金老曰。此亦我手製也。世間同我目力。同我心思。然思巧而氣不靜。氣靜而神不完。與無巧同。我有四子。唯行三者。稍傳我法。而未得其精。況他人乎。

張山來曰。氣靜而神完。非深于莊子者不能道。

山東文登縣僻在海隅。其瀕海之地。於康熙二十二年秋。有怪物出入其間。居民互相驚告。以為鬼至。每日向夕。輒閉門墐戶。如是兩月。不得已而聞於縣。縣宰之僕高